

# 疑妻不忠 父亲四楼推下儿女后跳楼

12月24日晚,远在山东青岛的打工妹赵巧做了一个噩梦,此后便一夜未眠……

25日上午,宁静的合肥市瑶海区花溪新村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名男子将自己的儿一女拉到4楼阳台窗口后,亲手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推了下去,然后自己跳楼自杀。赵巧就是这名男子的妻子,噩梦醒后刚刚上班不久的她便先后接到了合肥警方和以前同事的电话……

## ■现场目击 楼上先后掉下三个人

25日上午10时24分,记者接到报料:合肥市瑶海区铜陵路街道花冲公园对面的合浦新村北路,父亲把2个小孩从4楼推下去,然后自己也跳下去,三人都被送到医院抢救。

接到报料后,记者迅速赶到现场,事发地点位于花溪新村41幢。记者赶到现场时,警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正在进行现场调查。在41幢的102室的小院中,还能见到一大摊血迹。

“人是从402室窗口推下来的”,一直逗留在现场的41幢楼长裴先生告诉记者,事情

发生在当日上午9时许,他还未起床,突然听到窗外“轰”的一声响,外面立即有人喊,说有人从楼上掉下来了。裴先生披了件衣服就冲出家门,亲眼看到402室的男子将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从窗口扔了下来,孩子直接摔在了生硬的1楼水泥地上。“实在太快了,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裴先生看到一个男子坐在402室的窗台上,左摇右晃,准备向下跳。这时,有人反应过来,迅速打110和120。随后,他和众邻居上前劝阻,可男子始终不回应。当警车快到的时候,男子纵身一跳,掉到三楼晾衣杆时他抓住了,晃了一下后他手一松便直接掉在地上。

事情发生后,赶到现场的警察和附近邻居协力将三人送到附近的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幸亏送来及时,要不孩子的命都保不住。”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

## ■记者调查 父亲将儿女从四楼推下

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该男子名叫张建军,今年40岁,宿州市口桥区西寺坡镇全湖村人。2001年携全家来到合肥,目前在合肥八一齿轮厂附近打工。被他推下楼的儿一女均是他的子女,女儿张田田,今年15岁,合肥行知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男孩叫张振,今年10岁,合肥市临泉路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

事情发生后,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局花冲派出所赶到现

场。据赶赴现场处警的警员介绍,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花溪新村41幢102室南院内躺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他们面部都有血,男孩靠近院门,头朝南,女孩靠里,头朝北,此外,在102室院内搭建的平房上还躺有一受伤中年男子。

事发后,合肥市瑶海区政府也派出人员对事件进行了调查。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确实是张建军将自己的一对儿女推下4楼。

据了解,张建军是今年3月份租住于花溪新村41幢402室,后来,其妻子赵巧到山东打工,张建军叫赵巧回来,赵巧一直未归。当天上午7时许,张建军不许张振、张田田上学,将铁门反锁,在家讲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并逼小孩跳楼。张田田坐在花溪新村41幢402室窗口不敢跳,被张建军推下;张振被张建军抱着从窗口扔下;后张建军自己也从窗口跳下。

昨日下午,记者获悉,目前此案已经移交合肥市瑶海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调查。

## 妻子正从青岛往回赶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张建军为何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

记者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急诊室见到了张建军时,张建军已经被警方控制,由于担心其再生冲动,他被绑在移动的急诊担架上。记者看到张建军面无表情,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当有人问起为何要将自己的儿女推下楼时,他面部表情明显在抽搐,眼角饱含

着泪水,扭过头去。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性格还比较好”,前日,记者电话连线采访正在青岛火车站等车返回合肥的赵巧。赵巧是山东人,十多年前认识张建军后结婚,夫妻俩一直在外打工。

赵巧告诉记者,以前丈夫是一个脾气比较好的人,只是性格有点内向。自从到合肥打工后,孩子户口都在宿州,上学需要钱,生活的压力比较大。近几年,丈夫又迷上了赌博,家里一有点钱,他就拿去输掉了。后来,家里生活压力太大了,赵巧便提出自己去山东青岛打工挣钱。分隔两地,两人联系频繁,相互之间也略有争吵。

“23日晚上,我和他还在通话,说好两人都好好工作,一起过一个快乐年。”赵巧告诉记者,24日中午张建军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孩子生病了,需要钱。由于两人话不投机,赵巧生气地将手机挂断了。当晚,她做了个噩梦,第二天早上还是觉得不对劲,眼皮老是跳。

直到事发后的一个多小时,警方和她以前的同事打通她的电话,赵巧才意识到自己的“噩梦”真的来了。“早知道会这样,我就是讨饭也不会到青岛去打工的。”赵巧在电话里十分后悔地说。

## 这个父亲为何如此狠心?

前天上午,记者来到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医院的四楼大厅里,由于床位已经爆满,15岁的张田田和10岁的张振正躺在救护床上。张振对医院的工作人员哭喊道:“我好疼,

头和腿都好疼!”

医院女医护人员就安慰他,“别怕,马上就会不疼了,我们一会给你打止疼针,好吗?”而一旁懂事的张田田,只是一直咬着牙不说话,疼痛让她紧紧地皱着眉头。

据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任胡开兵介绍,他们已经针对了这两个孩子成立了专门的专家小组,为他们治疗。据介绍,目前15岁的张田田头部、颌骨等多处受伤,而10岁的张振是头部受伤,同时大腿断裂。“大腿骨头断裂,会非常疼,所以张振会觉得腿特别疼!”

目前两个孩子都没有医疗费用,不过外科主任胡开兵介绍,医院将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为他们治疗。

## 孩子无法理解

前天,在医院里,记者和还比较清醒的张振说了话。他对爸爸为什么要扔他下去非常迷惑,他好几遍地问记者:爸爸为啥把我扔下去呀?

记者: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振:我爸爸把我和姐姐都推下了窗户。早晨我们准备去上学,我爸爸就把门锁起来,告诉我们今天别去上学了。

记者:你们和你爸爸吵架了吗?

张振:他前一天晚上在家里骂我们。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他先让我姐姐坐在窗户上,逼她跳,但姐姐不愿意,后来爸爸就推我姐姐。我是被爸爸抱着扔下去的。

记者:你爸爸平时待你们不好吗?

张振:爸爸平时对我们挺好的,只是有时候因为妈妈和工作发脾气。我能问你吗,我们爸爸为啥把我们扔下去呀?为什么呀!我们妈妈啥时候回来?

## 父亲被拘 在刑警队撞墙

经过调查发现,张建军一直怀疑爱人赵巧有外遇,疑心小孩不是自己亲生的,夫妻经常为此事争吵。今年9月份,赵巧无法忍受,一气之下到外地打工去了,张建军的疑心随之加重,并将不满迁怒到小孩头上。

12月24日夜里,张建军开始殴打两个小孩。25日早上,等孩子吃过早饭,张建军又不让两个小孩上学,将他们反锁在家中。据张建军交代,事发前,他用手机给爱人打了一个电话,称要是妻子再不回来,他就要和孩子同归于尽,但是没有打通,于是就决定下手。

当日下午3时许,嫌疑人张建军在医院全面检查无大碍后,警方立即将其带回刑警队进行审查,张建军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晚已被刑事拘留。

据刑警队队长介绍,张建军被带回刑警队后,情绪还不稳定,到当天下午4:30,他就开始后悔,不该对孩子下此毒手,“不能原谅自己”,同时还使劲用头撞墙,多名刑警队员才将其按住。据了解,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张建军没有既往精神病史。不过警方也表示,是否有精神病,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亲属、律师都可以提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要求。

新安晚报

# 广州流浪汉“一家子”的非典型生活

这两天的寒流让刚刚加入流浪生活一个多月的李练(化名)犹豫不决:是放下架子认认真真做一个乞丐,还是做一个不要命的拎包仔?是在广州继续流浪遭人白眼,还是回老家找份工作偿还十几万元的赌债?

在广州人民北路的一座天桥上,李练和老头、小军、小路、李智五个人正享受着“一家子”的时光。在这一家中,有“家长”老头、“主要劳动力”小军、“叛逆青年”小路、“孩子”李智和饭来张口的“知识分子”李练。

据调查显示,目前广州市约有400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他们以20~60岁的男性为主。他们三五成群,分别组成大小不等的“一家子”。这些沉默的城市边缘“家人”,为何不回家?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合作维持基本生活?他们对未来有何打算?我们走进了这个“五人之家”。



打牌是他们很重要的娱乐活动



小路年纪最小,但长得有点凶



李智捡到了一双新鞋

在广州街头流浪已经一个多月了,可躲到广告牌或灌木丛后面小便这种事,对李练来说,还是很不习惯。他宁可走上几百米,到街对面的一家麦当劳解决问题。为此,大伙没少笑他,“读书越多,脸皮越薄。”

## 大专生欠赌债来广州流浪

李练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距离一个流浪汉的职业标准,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1999年从北京一所大学的光纤专业大专毕业后,李练回到了广东阳江老家。后来,父母拿出积蓄开了一个不大的烟酒商店,让儿子一手经营。可李练却迷上了炒股和赌博。不到两年时间,不光把小店输掉,还欠下十几万的赌

债。李练没告诉家里,偷偷地离家出走逃债。

今年11月10日,揣着一千多元钱和一部手机,32岁的李练流浪到了广州。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和流花展馆之间的这个天桥上,李练结识了老头、小军、小路和李智等人,并且一度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分子。

## “老大”步行半年到广州

来自黑龙江的老头其实不到50岁,双手有残疾。他和来自甘肃的小军已经“搭档”了一年多,关系最好。听老头说,还在北京时,小军当保安,他烧锅炉,两人就冒充过便衣警察和嫖客,到酒吧里抓“小姐”,“弄”到了好几个包。后来活做腻了,两人开始流浪,

结伴南下。从北京到广州,一路风餐露宿,足足走了半年才到。最后选定了人民北路这座天桥作为据点。

老头不怒自威,敢和治安员顶嘴,是天桥上公认的大哥。

“江湖越老,胆子越小。”时常唠叨这句话的小路年龄却最小,只有24岁,贵州人。他的样子有点凶,一直不屑于要饭要钱捡破烂。他很羡慕拎包仔,但有一次抢项链时差点被车撞死,此后胆子变小了。

李智又被叫做“晃晃”。因为去年的一次高烧不退,他的脑子被烧坏了,平时不论是走路还是站着,身子总晃来晃去。论资排辈,在天桥附近流浪一年多的李智应该算是这个集体的“元老”。

## 不讨饭不讨钱各有分工

几个人中没一个人靠要钱讨饭为主业。“宁可去抢劫,也不去街头要钱,丢不起这人。”即使成了流浪汉,老头也是一身东北人的豪气。小军和李智的主业是捡破烂,任劳任怨,卖破烂所得也是团队经费的唯一来源。

捡破烂卖的钱总是少得可怜。老头和附近一家宾馆的大厨近乎,晚上都可以从那弄到几盒卖剩的猪扒、鸡扒饭,即使是剩饭剩菜吃起来也很丰盛。

碰上宾馆盒饭卖光,经费又用完,晚餐就只能靠捡了。不过当着众多食客的面翻垃圾桶,只有小军和李智能做到面不改色,这也就成了他俩的分内事。

他们在其他方面还是尽量讲究的。要喝水就去附近一家医院打开水;衣服就去捡,常换常“新”;隔上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夏天,就到附近的公厕洗澡;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牙刷、毛巾。

## 流浪汉多是牛皮大王

“李练不是我的真名。”刚入伙时,因为不想暴露真实身份,李练就编了这么一个名字。而且谎称自己是湖南人,来广东打工多年,所以会说粤语。因为身份证丢失,没有厂子愿意接收,才开始流浪。

一天,他无意中瞥见小军包裹中的一个户口本,才知道小军也不是他的真名。他慢慢发现,对于外出流浪的人,用假名字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是

每个人口中说出的所有故事,都不可全当真。

流浪的人中,多半都是牛皮大王。在他们口中,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辉煌。不过,从没有谁那么不识趣,在真假问题上较真。

## 流浪汉曾联手应聘男公关

为了这个团队的存活,老头也曾带着大家出去找过工作,比如那次集体去应聘男公关。

约半个月前,老头突然对上万元的月工资怦然心动,不顾半百年纪,要去天河的酒吧应聘男公关。除了晃晃外,老头带着三个兄弟“长途跋涉”到天河,可最终,因酒吧要收押金,四人只好撤退。

广州日报